

登峰造极的历史！描述战争以及战争深渊中人类生活的**不朽著作**！

A H THE Day 1945.4.16 LAST BATTLE

最后一役

科尼利厄斯·瑞恩 (Cornelius Ryan) 著 王义国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最后一役

[美国] 科尼利厄斯·瑞恩 著

王义国 译

THE LAST BATTLE

CORNELIUS RYAN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字：军-2005-06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一役 / (美) 瑞恩著; 王义国译.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5033-1918-6

I. 最… II. ①瑞…②王… III. 柏林战役 (1945) -史料 IV. E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3054 号

THE LAST BATTLE by Cornelius Ryan

Copyright © 1966 by Cornelius Ryan

Copyright renewed by Victoria Ryan Bida and Geoffrey J. M. Rya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cIntosh and Oti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Chin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最后一役

作 者：科·瑞恩

译 者：王义国

责任编辑：姜念光

装帧设计：阎可钦

责任校对：虎 牙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 jfwycbs @ 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 / 16

字 数：446 千字

印 张：27.5

印 数：1-10000 册

版 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918-6/I·1515

定 价：42.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译者序

一部不朽的书和它所描绘的战争深渊

“也许是现在在世的最才华横溢的记者!”

这是马尔科姆·马格里奇 (Malcolm Muggeridge, 1903—1990) 对本书作者瑞恩的赞誉。马格里奇是 20 世纪国际文化界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 是著名作家、记者, 当过爱丁堡大学的校长。1973 年, 法国政府授予瑞恩荣誉勋位勋章时, 马格里奇说了上述赞誉之辞。

科尼利厄斯·瑞恩 (Cornelius Ryan, 1920—1974) 出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 先是就读于爱尔兰公教兄弟会 (Christian Brothers) 学校, 后来又在爱尔兰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顺便说一句, 公教兄弟会学校是为贫穷的天主教徒子弟提供受教育机会的机构。

瑞恩虽然大学主修的是音乐, 但他更有志于写作。所以 1941 年, 21 岁的时候, 他便加入了伦敦的路透社。1943 年, 加入位于伦敦的《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 担任战地记者, 而且亲自参加了战斗, 与美军第八和第九航空部队一起执行了 14 次飞行轰炸任务, 报道了 D 日登陆, 以及乔治·巴顿将军的美军第三集团军穿越法国和德国的挺进。欧战结束后, 又被派往太平洋战区, 开办了《每日电讯报》的日本分社。1946 年又被派往耶路撒冷, 担任《每日电讯报》中东分社的社长, 同时还担任《时代》周刊 (Time) 和位于圣路易的《快邮报》(Post Dispatch) 的特约记者。所谓特约记者, 也就是按篇幅取酬的记者。

1947 年, 瑞恩得到了一个职位, 担任《时代》周刊的撰稿编辑, 同时移民美国。1949 年他离开《时代》周刊, 在《新闻周刊》(Newsweek) 短期工作了一段时间, 1950 年担任《柯里尔》双周刊 (Collier) 的副主编, 同年与凯瑟琳·摩根 (Kathryn Morgan) 结婚, 并取



得美国国籍。在《柯里尔》工作期间，瑞恩报道了美国的太空计划，并向美国公众介绍了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 1912—1977），从而获得了巨大声誉。冯·布劳恩是德国火箭设计师，战后移居美国，1958年1月主持发射了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1号”。

1956年，《柯里尔》停刊，瑞恩随即开始《最长的一天》的研究和写作。《最长的一天》于1959年出版，立即大获成功，并为他赢得国际声誉。1959年，他获得描写国外事务的最佳图书奖——克里斯托弗奖（Christopher Award），1962年获得意大利的班加雷拉文学奖（Bancarella Prize）。《最长的一天》出版后，他立即加入《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继续新闻事业，同时又开始他的第二本关于二战的作品《最后一役》的研究与写作。《最后一役》于1965年出版。

1970年，他被诊断患有癌症，开始化疗。与此同时，他又开始了第三本二战作品《遥远的桥》的研究与写作。1973年，为了表彰他在新闻和历史写作领域所作出的贡献，他被授予法国荣誉勋位勋章。1974年，《遥远的桥》出版，俄亥俄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在为这最后一本书进行宣传的旅行当中，他再次住进医院。1974年11月23日不幸去世。

1974年，才54岁，英年早逝，令人扼腕。不过他的作品却为他赢得了不朽，人们将世代记住这位最为才华横溢的记者。而这决非夸张。

瑞恩的三部关于二战的作品，按照写作出版时间的先后，依次为《最长的一天》（1959），《最后一役》（1965），《遥远的桥》（1974），但按照所反映的历史时间的顺序，则是《遥远的桥》次之，《最后一役》为第三。《最长的一天》描写的是霸王行动，也就是1944年6月6日的法国诺曼底登陆；《遥远的桥》描写的是1944年9月17日到26日，在荷兰的市场花园行动；《最后一役》，则是1945年4月15日到5月10日之间对柏林的攻占。这三部作品被公认为二战文学的经典作品，以20种以上的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其中《最长的一天》和《遥远的桥》又被摄制成电影，风靡全球，而为人们所耳熟能详。

这三部作品，是历史文学作品，但首先是历史。写历史，首先就是要写出“信史”。

毋庸置疑，瑞恩才华横溢，早年的小提琴训练，使他被赋予了乐音的精确性、优美的韵律感、敏锐的感受性和丰富的想像力。但写作纪实作品，他则更是铭记着历史学鼻祖修昔底德的教诲，那就是“严格基于史实”。瑞恩就是要写得“无一字无出处”。

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我自然无力给出完整的答案。不过首先我们应该记得，瑞恩是二战的亲历者。前面已经说过，他曾担任战地记者，与美军第八和第九航空部队一起执行了14次飞行轰炸任务，报道了D日登陆。他亲身参加过战斗，所以他笔下的作战场景，读来才如此令人感到身临其境。

具体到《最后一役》一书，我恳请读者拨冗读一下本书后面的《作者致谢》一节。总共有2000多人提供了信息，对700多人进行了采访。作者既采访了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等英美将领，也采访了科涅夫、崔可夫等苏联元帅，还采访了数量众多的德国将领，当然还有平民。这些采访决非可有可无。作者特别提到，在为期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曾对德军名将戈特哈德·海因里齐进行了无数次的采访，如果没有海因里齐的话，这本书就写不出来。而这既非客套也非过谦。如果没有海因里齐，苏德两军的战斗就无法写得那么细腻逼真，也就无法让读者读得那么兴味盎然。

作者还搜集、研究了大量资料，有若干历史档案在这本书中第一次解密。所以在前面提到他的作品的时候，都使用了“研究与写作”一语。当然，我们还应该记得，瑞恩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他以历史资料、目击者的叙述、个人的回忆为线索，编织成丰富多彩的画面，展现出了战役的更为广阔的场景。在创造出令人满意的“大画面”上，瑞恩的才能是无与伦比的。

如此写来，才让众多的同行和读者由衷感叹，《最后一役》是“一个罕见的成就……世世代代的人都将予以关注”。

瑞恩用“迦太基”一词来指称柏林，其中包含了他对历史的看法和对战争及其事件的理解。本书一开始就提到，柏林已经成为第二个迦太基。迦太基（Carthage）是古代最著名的城市之一，相传是由推罗的腓尼基人于公元前814年所建，屡遭战祸，最终于公元146年被罗马人彻



底毁灭。作者在这里把柏林比作第二个迦太基，别有深意。柏林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区的达到终结的斗争，是对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发起的最后攻势。柏林作为欧洲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首都，在这场战役中被摧毁了。今之柏林，犹古之迦太基，其结局令人叹息。

英语中有一个与迦太基有关的习语，叫“迦太基式和约”（Carthaginian peace），也就是对战败一方条件苛刻的和平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一年，第三帝国所有的领导人都知道大势已去，除希特勒之外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有不少人想议和，有的也作出了试探，有的还想钻意识形态的空子，想向西方单方面投降。但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不得议和，只能投降；不能单方面投降，只能无条件投降。对德国来说，只有彻底的失败，别无其他出路。

何以如此？因为人人都要找德国人算账。19世纪德国出版商贝德克尔（Karl Baedeker）曾发行了贝德克尔旅游指南（Baedeker guide for tourists），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出现了“贝德克尔空袭（Baedeker raids）”一语，指1942年德国对英国历史胜迹和文化名城的一系列轰炸，那是名副其实的按图索骥大轰炸。现在，盟军以柏林为目标，开始了复仇。美国人白天轰炸，英国皇家空军晚上轰炸。毁坏的建筑物密集的地区，是德国空军在伦敦炸毁的区域的10倍，伤亡数字，则是在轰炸伦敦中死亡和受重伤者的5倍。

复仇！是的，除了“胜利”之外，复仇就是柏林之役的第二个反复响彻的主题。要复仇的有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老兵。1940年五六月间，被德军围困的英国远征军和其他盟国军队从这里撤往英国，实际上是被赶到海上去的，而没有能够撤离的英军则被全部消灭；要复仇的有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期，是法兰西历史中十分灰暗的一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贝当将军，到了二战则无奈地向德军求和，当上傀儡政府元首并把法国拱手交给了德国人，这成了法国人耻辱和悲哀的心病；要复仇的还有被地狱般的集中营所深深震惊的盟军士兵……当然，最猛烈的复仇将来自苏联的军队和士兵。他们的仇恨中有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地狱般的废墟，有被焚毁的千百万俄罗斯村庄的焦土，有被德军杀死的父兄们的鲜血，有惨遭凌辱的母亲和姐妹绝望的眼神……而这种巨大的仇恨将转变为一种可怕的力量。事实上，在柏林之役中，正是这种力量使

一部分苏联士兵变得残暴和凶狠，并以复仇的名义，在柏林城内四处抢劫、杀人、强奸……

就连某些德国人，他们对德军在苏联国土的行径，以及第三帝国在集中营犯下的暴行略知一二，他们也自知罪孽深重，在劫难逃，深感迦太基被夷为平地的梦魇，可能要在柏林身上成为现实了。

当然，毕竟是20世纪，人们到底理性多了，柏林最终虽然遭到了毁灭，但并没有被夷为平地。不过这种“迦太基式和约”，其震撼力是无可估量的。失败越彻底，投降越无条件，后遗症也就越少。现在德国仍然在反思自己父辈的罪行，受到重创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现在叫警世教堂，供人们凭吊忏悔，这种认账的态度，不可能与当年的彻底失败没有关系。

《最后一役》是对柏林战役的扣人心弦的报道，但又是有关普通人的故事，是有关军人和平民的故事。作者瑞恩深入到军事和政治层面的内核，探讨了生存这个更为直接的问题。如作者所说，在二战中这个最血腥、最关键性的时刻，“吃饭比爱更重要，躲藏比战斗更有尊严，忍受比赢得胜利在军事上更正确”。

到这最后一役的时刻，希特勒的侵略政策已经把德意志民族带入了灭顶之灾。德意志民族本来是非常高雅体面的民族，曾经产生出号称“3B”的世界一流音乐家——巴赫（Bach）、贝多芬（Beethoven）、勃拉姆斯（Brahms）。可是在柏林被围困之时，生存状况极其恶劣，有些细节无法细说，甚至一想起就令人反胃，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体面尊严可言？更有甚者，有的柏林人居然哄抢商店，为了生存，人们竟堕落到如此地步！

我认为希特勒的最可恶之处，就在于他把全体人民拖入了战争的深渊。希特勒进行的是“总体战”，最后导致了德国总体的战败和总体的被占领，被瓜分。他罪孽深重，却要全体德国人民替他背十字架。

本来在入侵他国的时候，希特勒便推行“焦土政策”，现在德国战败，他又要在本土实施“焦土政策”，要求毁城，要求玉石俱焚，也就是要求民族的总体毁灭。所幸德国也不是铁板一块，他的“焦土政策”最终在本土并没有彻底实施，否则人们将何以继续生存下去？



虽然柏林的陷落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不过战争的胜负，也只有在交手之后才能见分晓。就兵力而言，盟军有几个集团军群或者方面军，每个集团军群或者方面军都有几十万人马，而且动用了西方世界几乎所有的钢铁和弹药，德军也自是穷举国之力，血战到底，其战斗的惨烈程度，给双方带来的伤亡，自可想见。

在翻译《最后一役》的过程中，我不由一再痛感，战争的最大伤亡者，就是人民，不能再有战争了。在60年之后，更为理性的今天，不仅德国应该反省，而且参战各国都应该反省，整个人类都应该反省。

在翻译《最后一役》的过程中，感慨不时涌现，上述只不过略陈其一二而已，而且也未能尽意。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的空前浩劫，但也是人类在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而给后人留下的珍贵遗产。我由衷敬佩作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他的这部经典历史、不朽著作，使人类在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而给后人留下的珍贵遗产，从一个角度得以永远保留了下来。

有机会翻译瑞恩的这部不朽的作品，是命运对我的垂青和眷顾。我由衷感谢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感谢他们慷慨地给了我这个机会。而竭尽全力，努力把最好的译本奉献给读者朋友，则是我最真诚的愿望。

王义国

2005年9月于浙江台州

目 录

译者序 一部不朽的书和它所描绘的战争深渊	1
前 言 1945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一，A 日	1
第一部 城 市	3
第二部 将 军	51
第三部 出击目标	93
第四部 决 策	157
第五部 战 役	277
伤亡小记	421
作者致谢	422

图片组：

战争中的平民	39
保卫者们	77
将军，指挥官，希特勒青年团。	
进攻者们	141
指挥官，计划制订者，俄国人，易北河会师，集中营。	
元首的朝廷	270
城市的陷落	399

前言

1945年4月16日，星期一，A日^①

柏林之战，对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所发动的最后进攻，开始于1945年4月16日，星期一，凌晨4点整——西方盟军称之为A日。在这个时刻，在德国首都东边不到38英里的地方，涨水的奥得河上方的夜空突然燃起了红色的火焰，使人目瞪口呆的炮兵掩护炮火立即发射出来，俄国人对城市的进攻也由此开始。

大约同时，美国第九集团军各部正在远离柏林——回过头来向西进发，他们要在位于坦格明德和巴尔比之间的易北河沿岸占领新的阵地。早在4月14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就决定，停止英美联军在德国境内的大规模强攻。“柏林，”他说道，“不再是一个军事出击目标了。”当美国部队接到命令时，有些美军离柏林只有45英里。

进攻开始的时候，柏林人在他们被炸成瓦砾的城市里等待着，麻木而恐惧，他们坚持现在唯一有价值的政治学——生存的政治学。吃饭已经变得比爱更重要，躲藏比战斗更有尊严，忍受比获得胜利在军事上更为正确。

下面就是这最后一役的故事——对柏林的进攻和占领。尽管本书包括了对战斗的叙述，但它却并不是军事报道。更恰当地说，它是普通人的故事，军人和平民的故事，他们陷入了随着失败和胜利而来的绝望、沮丧、恐惧和强暴之中。

^① A日 (A-Day)，意为“开始日”。原书第122页说，“那个行动预定开始的日期被指定为‘A日’，它将取决于盟军向柏林推进的速度。”

第一部

城市



1

在北纬地区，黎明来的早。甚至在轰炸机正在飞离城市的时候，第一缕光线就已经开始在东方出现了。在寂静的清晨，巨大的黑色烟柱，在潘科区、韦森塞区和利希滕贝格区的上空高耸。遭到炮火打击的柏林烈焰熊熊，烈焰的反光在低矮的云层上面与柔和的日光混合在一起，难以区分。

当烟尘在废墟之上缓缓飘过的时候，德国的遭受到最严重轰炸的城市格外荒凉、恐怖。它被煤烟熏黑了，成千上万个弹坑重重叠叠，倒塌的楼房的房梁歪歪扭扭。成片的住宅楼不见了，就在首都的心脏处，一个个街区整个地消失了。这个荒原里，原先的宽广的马路和街道，现在成了坑坑洼洼的小径，在山一般的废墟中蜿蜒蛇行。一英亩又一英亩的地方，到处都有内部被焚毁、没有了窗子、房顶坍塌的楼房，在目瞪口呆地注视着天空。

突袭之后，残存的纤纤煤灰和灰烬像雨水一样飘落下来，给废墟涂上了一层薄粉，而在大厦耸立的街道上，砖瓦破碎，钢筋被破坏，只有旋转的灰尘在移动。灰尘在宽阔的菩提树下街^①打旋，那些著名的树木现在是光秃秃的，树叶的萌芽在树枝上被烧焦了。这条著名的林阴大道两侧的那些银行、图书馆和高雅的商店，没有遭到破坏者甚少。不过在这条大道的西端，柏林的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也就是那个八层楼高的勃兰登堡门，尽管伤痕累累，却仍然得意洋洋地（*via triumphalis*）站在它的十二个巨大的希腊式建筑的石柱上。

在附近的威廉大街上，街道两边是政府大楼和以前的宫殿，现在，从几千个窗子散落出的玻璃碎片在瓦砾中闪闪发光。大街第七十三号就是那座美丽的小宫殿，在第三帝国之前它曾是德国几任总统的官邸，其内部现在已被一场凶猛的大火焚毁。以往人们曾描述它是一座微型凡尔赛宫，但现在，在前院的那个装饰华丽的喷泉上的海上仙女们被炸碎了，倒在柱廊式的前门上。而沿着屋顶的轮廓线，那两个莱茵河少女的雕塑被

① 菩提树下街(Unter den Linden)，柏林东区一著名大街。

飞过的碎片击打得伤痕累累，头炸掉了，俯身倒在一片狼藉的院子上面。

在一个街区之外，第七十七号虽然也有伤痕，但却保持完整。成堆的瓦砾堆在这座L型的三层大楼的四周。大楼的黄褐色的外墙凹凸不平，每一个入口处的上方都有爪子上装饰着卐字^①的令人炫目的金鹰，现在那些金鹰弹痕累累，还有深深的割痕。从上方伸出来的，是那个气势雄伟的阳台，世界曾经从那个阳台上听到许多疯狂的高谈阔论、长篇讲话。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官署，还在。

选帝侯大街，也就是柏林的第五大街，遭到了重创，大街的上端是一度时髦的威廉皇帝纪念堂，如今它的变了形的结构骨架膨胀了起来。烧焦的时钟表面上的指针停在7:30整——自从1943年以来指针一直都是这个样子。1943年，单是在11月份的一个晚上，炸弹就彻底摧毁了这个城市的一千英亩的区域。

在一百码之外的地方，原本是国际著名的柏林动物园，现在成了杂乱的废墟。水族馆被完全摧毁了。爬行动物、河马、袋鼠、老虎和大象的馆舍，以及几十座别的建筑，遭到了严重毁坏。围绕着这些馆舍的蒂尔加滕，即那座著名的占地630英亩的公园，成了一片荒地，里面的弹坑有房间那么大，湖里填满了瓦砾，附近的大使馆楼房也部分地被摧毁了。这个公园曾经是长着茂盛树木的天然森林，现在大多数树木都烧掉了，留下了丑陋的树桩。

在蒂尔加滕的东北角，是柏林的最壮观的废墟，不过它不是被盟军的炸弹毁灭的，而是被德国的政治毁灭的。那座巨大的德意志帝国国会大厦，也就是议会的所在地，在1933年被纳粹故意放火烧掉了——又嫁祸于共产党，这样就给了希特勒以借口，从而攫取了完全的独裁权力。议会大厦的一个立有六根柱子的入口，上方的柱廊上凿着黑字：“Dem Deutschen Volke”——“致德意志人民”。柱廊倒塌了，柱廊下面的废墟茫茫一片，几乎把整个大厦都淹没了。

帝国国会大厦的前面以前是一个雕塑群。除了一件之外全都被毁掉了——那是一个200英尺高、深红色的花岗岩和铜制的圆柱，立在一个巨大的柱廊基础上。在1933年的纵火案之后，希特勒命令把它移掉。现

① 卐字 (swastika)，纳粹党的党徽，反犹太主义的标志。



在它立在一英里之外的地方，在夏洛滕堡公路边，靠近东西轴线的中心——所谓东西轴线是一系列公路的交汇处，大致是从西边的哈韦尔河，穿过城市，来到东边的菩提树下街。当太阳在这个3月的清晨升起的时候，光线照射着这个柱子顶部的金像：一个长着双翼的雕像，一只手持着月桂花冠，另外一只手持着一面装饰有铁十字勋章的军旗。在这片荒原上升起的，而又没有被轰炸波及的，就是柏林的细长而又优雅的纪念碑——胜利纪念碑。

这座遭受剧痛的城市各地，警报器开始哀号着发出空袭警报解除的信号。盟军对柏林发动的第314次袭击结束了。在战争的最初的几年里，攻击是零星的，但现在，首都几乎是持续遭受轰炸——美国人白天轰炸，英国皇家空军则是在晚上轰炸。破坏的统计数字几乎每个小时都在增加，到了现在数字开始令人震惊了。炸药毁坏了10平方英里多的建筑物密集的地区——这是德国空军在伦敦炸毁的区域的10倍。30亿立方英尺的瓦砾堆在街道上——足以垒起一座1000多英尺高的山。在柏林的156.2万座住宅当中，几乎一半遭受了某种毁坏，每三栋房子就有一栋不是完全被毁掉，就是不可居住。伤亡如此之巨大，要想真实计算，已是断无可能，不过起码有5.2万人死亡，受重伤者则是死亡者的两倍——这是在轰炸伦敦中死亡和受重伤者的5倍。柏林已经成了第二个迦太基^①——而临死的痛苦还没有来到呢。

在这个毁灭性打击所造成的荒漠中，十分不平常的是，人们却仍然能够历尽劫难而继续生存——不过，生活是在废墟当中，以一种既疯狂又正常的状态继续下去的。1.2万名警察仍然在值勤。邮递员投递邮件，报纸每天都在出版，电话电报业务在继续。垃圾有人收集。一些电影院、剧院，甚至遭到严重破坏的动物园的一个部分，仍然开放。柏林爱乐乐团正在完成其演出季。百货公司进行特卖。食品店和面包店每天早晨都开门，而且洗衣店、干洗店和美容院还生意兴隆。地铁和高架铁路在运转。那为数不多的几家仍然完好无损的时髦酒吧和餐馆，人满为患。而

① 迦太基 (Carthage)，古代最著名的城市之一，相传是由推罗的腓尼基人于公元前814年所建，屡遭战祸，最终于公元146年被罗马人彻底毁灭。

且几乎在每一条街道，著名的柏林花匠的刺耳的叫卖声，就像和平时期一样回响着。

也许最不平常的是，柏林的大工厂的 65% 以上，还是处于某种工作状态。几乎 60 万人拥有工作——但去上班现在却成了一个大问题，往往要用上几个小时。交通堵塞了，人们绕道，减速，抛锚。结果，柏林人不得不早起，每个人都想按时上班。这是因为美国人每天早起，往往到上午 9 点的时候就对城市狂轰滥炸起来了。

在这座城市的向四周伸展开的 12 个区里，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柏林人就像新石器时代的穴居人一样出现了。他们从地铁的内部出现，从在公共建筑下面的掩蔽所里出现，从他们的被炸坏的家里的地窖和地下室里出现。不管他们的希望或者恐惧是什么，不管他们的忠诚或者政治信念是什么，柏林人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那些在头一天晚上幸存下来的人，决心再活上一天。

这同样的话对这个国家本身也适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六个年头，希特勒的德国正在为了幸存下去而绝望地进行着战斗。这个即将持续千年的帝国^①，遭到来自东方和西方的人侵。英美联军正沿着伟大的莱茵河挥师而下，在雷马根强渡过河，全速朝柏林开拔。在奥得河的东岸，一个更加急迫、更加可怕而无法言状的威胁，正在形成。那里驻扎的是俄军，离这里不到 50 英里。

这是 1945 年，3 月 21 日，星期三——春天的第一天。在这天上午，通过全城所有的电台，柏林人听到了那最后一首流行金曲：《这将是一个没有结束的春天》。

2

对威胁着他们的危险，柏林人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反应。

① 帝国 (Reich) 是德语中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统称。第二帝国指 1871 至 1918 年的德意志帝国，第三帝国为 1933 至 1945 年间的纳粹德国，神圣罗马帝国是 962 至 1806 年，到 1962 年是一千年，所以有“这个即将持续千年的帝国”之说。